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楊文懿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明鄭楊守陳鏡川撰

金坡稿

蔡氏家譜序

國必有史家必有譜古也家之不可以無譜猶國之不可以無史史或無焉則國統君治臣才民俗與夫禮樂刑政之詳理亂興亡之故皆闕寂而無傳雖當時嗣主亦何徵以數其典繩其先而況於易代曠世之遠哉周列國數百惟魯秉禮而其史爲聖經揭十二公如日月

雖他國亦賴之有聞五季十國獨南唐尙文士爲之纂
述者眾雖其方術詼諧亦至今若存其餘有史不能如
彼二國則皆闕而不章又其餘無史或史不傳則同歸
於闕寂甚矣史之不可忽也譜亦猶是哉夫譜所以明
本源辨昭穆敘尊卑別疏戚啓尊祖睦族之心興象先
貽後之道信不可無者無之則本原不得而明也昭穆
不得而辨也尊卑疏戚不得而敘與別也於是上祖疏
族皆莫知其爲誰而安得尊之睦之先奚以象後何以
貽愈遠則愈失矣故古者家必有譜若州閭史之所藏

圖譜局之所掌皆是物也近世譜學廢矣惟業儒淳古者迺能重此或作或述而貴戚徹侯不執掌於事爲則紛綸於佚樂矣暇此哉彼庶姓之家其宗祖未必淑也其族屬子姓未必蕃也猶不可以無譜亦或能譜之而所謂貴戚徹侯者其祖宗必積善而累仁其族屬子姓率葛縣而螽揖者苟無以譜之是使積善累仁者泯沒而無聞葛縣螽揖者渙散而不收曾庶姓之弗逮也而可乎駙馬都尉蔡公孟暘其先曰仁美府君者始自當塗遷居鳳陽再傳而思中府君始占籍於京師畜德含

澤凡幾世而大發於公其族在鳳陽與京師者亦既眾矣公以選尙淳安長公主爲人情修簡重於凡聲色貨利澹然無所嗜而喜書崇禮好與章縫之士遊時稱其賢嘗念厥家世欲爲譜之而當塗以前曠不可知乃稽鳳陽以後者舉其名字行業及其嫁娶卒葬一一書以爲譜而天子所賜之金冊錦誥卿士所贈之大篇短章皆錄焉其於所謂明所謂辨所謂敘與別所謂啓與興者庶乎備且悉矣觀此亦可以見公之賢也夫公之賢蓋嘗有所象者其族屬子姓可不思所以象之者乎苟

皆象之而皆賢則蔡氏之宗不但日熾月昌而且駢青
疊紫與國咸休茲譜將與玉牒並垂於無窮矣其可忽
哉公嘗以譜求余序故爲書其首簡

與吳尙忠書

與閣下別久矣企仰之深恆欲一面而不可得忽承手
筆恍然若睹風儀欣慰欣慰然獎借期望之過殆非迂
愚拙蹇所敢當也至閣下自述爲辛苦萬狀容或有之
謂迂疏執泥遠謫遐荒則何其言之過哉初廷議之欲
設都憲以撫雲南也蓋以是方當奸奄培克之餘適小

邦窺覘之際萬一不虞事莫如預故須都憲巡撫然任大責重甚難其人徒寬厚者不能以防患第強察者必至於生變惟閤下兩有才德而於政練達老成得剛柔緩急之中足以當此任責非他臣之所能也故以聞而擢焉而閤下云云是誠過矣然今居中用事者少年寡知務作威福內外貴賤皆重足屏息而公卿將帥多出其門矣又復弄兵徼功幸寵適虜方弱亦有天幸東侵北襲皆遂其所圖以欺妄上下然往還賞勞府庫費金數萬所過之地供饋不貲而一席或費千金公私掃地

赤立官軍被虜殺與死於道者數且繁甚雖得虜人畜
數百何補所失之萬一徒啓釁於夷斂怨於國耳時惟
御史強珍稍能言其東侵時欺妄之一二遂謫戍於邊
誰復敢言之者近又欲征交南余司馬子俊嘗力言沮
之意猶未息惟待機而動耳邊衛將佐將有窺其意而
妄報夷情擅開邊釁以迎合之者使得遂其意則流毒
必廣貽禍必盛最天下治亂之機非獨一方安危所係
而已京師距雲南不啻萬里而交趾又在其外自彼傳
言在此億事者或以爲不足慮或以爲深可憂皆未必

眞且當問下其知之眞矣必精思審處拯民窮於已極
消邊患於未形俾朝廷無南顧之慮而果愜廷議羣望
則不日且徵矣豈遐荒所能淹哉閒官不勝憂國之心
故爾喋喋誠不識時忌望勿以示人

重興汝陽縣學記

人之性稟於天至善極粹者也或昧而虧之聖人於是
乎有教焉天下之虧其性者眾矣聖人奚能一一教之
必引其俊與英者而先焉教俊與英俾格物以明其性
修身以率其性而至於道德之成窮則固之達則隨其

位之所至而布之彥淑者慕而趨焉鬼瑣者恥而格焉
萬姓以和庶類以若旁達乎四海之外斯教之至也然
所謂優與英者必建學以居之俾知別於庶民不遷於
異物然後可教之成庖人無廚則饌不烹工人無肆則
藝不精教俊英而無學可乎學也者教之所由施也教
也者性之所由復也學不建則教不得而施焉教不施
則性不得而復焉然則聖人之施教眾人之復性何莫
不賴學乎天下未始有無性之人故學不可一處闕也
人未始有無性之日故學不可一日廢也不闕不廢教

猶有未至而性猶有未復者而况廢則且廢哉此汝陽
縣學之重興所以不容已也縣有學古矣往者秀懷王
開府於學東尋謂府隘且卑增拓而更構始毀學併其
地時成化七年春也學廢而師生散行者惻焉而有司
以構府事嚴走朝奔夕視學如弁髦棄不復顧提學憲
副天台陳公選士賢圖之謂汝寧守大名張侯倫曰古
者建國教學爲先子衿城闕詩人所刺今汝陽學廢蓋
相與興之侯曰固亦慮之矣敢奉命遂相地擇基得之
府學之右顧帑竭賦殫貲無從出迺以義倡邑之富者

國子生陳寧一日餽五十金繼餽者繼屬爰市木瓦程
工庸命汝陽令河閒孫君晟董其役創大成殿五閒東
西廡皆倍其數中外門各三閒殿後創明倫堂暨東西
齋閒數皆如殿而規制以次減矣堂後創師生寢舍及
庖廩之屬總十閒四周以垣乃收召師生釋菜而居之
又以餘力重建府學明倫堂五閒生舍四十閒外建社
學亦五閒創始於七年秋季畢完於八年冬孟蓋陳公
文廉謹厚雅爲士民慕悅而張侯孫君皆賢且能故雖
當窘亢之秋克成此久大之績也十年春陳公書來請

記余許之無何罹憂竟未暇及而秀懷王卽世今崇王
居其府陳公三人者先後皆以憂去武林錢侯鉞繼守
汝寧今考績至京閒過余曰汝陽縣學成已八稔堂之
梁桷瓦甍有撓折破缺者走皆葺以新殿之丹雘有剝
者亦飾以章外門舊用木柱且朽今易用石矣聞陳公
嘗請先生記礪石待久記成未耶余曰未也吾過矣遂
爲之記惟建學以教復性固也今或師不以性教而生
惟習文以決科干位則性不復道德不成天下民物曷
由而遂耶嗟乎天地卓立於終古煙霞變滅於斯須舉

世皆知之矣性內也盡之亦天地也科位外也得之亦
煙霞也人不力修其內而苦求乎外甘與煙霞同滅而
不奮與天地並立何哉併書以告居學者

齊東縣漏澤園碑

古聖人之君天下者見民生未遂旣教之以耕獵而食
織紉而衣居之以宮室聯之以比伍閭族矣比其死也
則斂以衣衾棺槨又擇地營冢以祕之而免於狐狸之
食蠅蛄之嘬且封且樹因而寢加禮文封樹以貴賤而
隆殺焉成周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而族墳墓居其

一冢人掌公墓之地凡先王及諸侯卿大夫士各以族葬辨其兆域爲其封度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令國民族葬而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至於民有死於道路者則蜡氏令埋而置楬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又每歲孟春必申掩骼埋胔之令至其伐不敬而有京觀蓋亦不忍彼骨之暴而收瘞之因封以爲觀耳豈專爲懲淫虐示武功也哉古聖人之仁心仁政至且備若此嬴秦不道舉古聖人之政廢之蕩然盡矣後世人主於民之生者猶或未能

遂之況能逮於死者收瘞暴骸非唐太宗之賢其疇克
之人臣有若元稹之作義冢陳向之奏創漏澤園者不
亦罕哉嗟乎生而遂死而祕此人情之至願也其或以
兵以荒以遠行以孤獨而轉於溝壑踣於原野其腐胔
遺骸爲鳥鼠所殘馬牛所蹴而莫或祕之俾其游魂滯
魄啾鳴於陰雨之朝燐走於雲月之夕孰忍見而聞之
惻隱之心人皆有者豈以古今異哉山東參政邢公表
居正蓋嘗惻乎此故命其屬郡縣各置漏澤園一所以
瘞凡骸之暴者於是齊東知縣趙君英廷光相縣治西

一里有弗地縱可二十八步橫稍有加遂垣而門之以爲園遣隸盡收境內之暴骸瘞之君以進士知是縣情愼且能此特其仁政之萬一耳聲績旣彰徵用有日懼後之人或不修是園欲樹碑以示故其同年刑部主事林君俊待用爲請於余昔西伯得死骨而葬之人曰西伯澤及朽骨況於生者吾意邢公其必能遂山東之民趙侯其必能遂齊東之民矣乎凡天下之事舉之甚難而廢之甚易是園雖小役然非上令下承皆心乎仁者莫能舉也後或不修而廢則旣瘞者將復暴未瘞者莫